

履处留痕

人羽毛丰满,长大成人的标志,是一份工作。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17岁,高中毕业。那个时候,学子走出校园,农村学生回乡务农,城里青年支边下乡。我算幸运儿,被留城待分配,心里像吃了蜜糖一样甜。然而,待业分配,相似,啃老一族,还不能慈乌反哺。过了一年,街道建立了劳动排,为一些单位提供季节性劳动力。于是我有劳动的岗位啦。

剥蜜枣

秋冬末初,通知去食品厂干活。劳动排去了十多个人,老小男女都有,安排的工作是剥蜜枣。原料仓库里,一大麻袋一大麻袋堆着的,就是蜜枣。那时蜜枣是稀罕食品,用作百果芝麻饼的馅。百果芝麻饼是春节时送人佳品。

仓库门口,搭着一块木板,大家坐着剥蜜枣。看这话,不用多花体力,用一把剪刀剪开蜜枣,把枣核取出来,任务就完成了。看似简单,做起来不爽快。蜜枣呈橘红半透明状,像糖水腌过一样,光亮得有点蜡感。拿在手上,湿漉漉、黏黏的。这活要细心耐心,几个大妈剥蜜枣最快,而我们男青年,手忙脚乱,蜜枣太黏,手黏了,捡蜜枣不方便,有时七八个蜜枣黏在手上,难以分开,影响剥蜜枣的速度。还有蜜枣核,圆圆的硬硬的,不容易挑出来。

当时说是计件制,对团队计件。第一天活干下来,厂方给我们算了一下,每人可以得到三毛钱。几个大妈脸色不悦了,她们要靠这工钱养家糊口。还是管理员开恩,给了两天试用期,每人每天一元钱。

这是熟练活,做着做着,男青年手脚也快起来了,一天大家能够拿到七八毛钱。不过男青年经常心不在焉,厌倦干这活,争着抢着去搬运蜜枣,可以散散心。有时搬得太多,身边堆得像修工事,连走路也不方便了。

厂方规矩,可吃不可带,刚开始时候,吃一颗蜜枣,十分激动。我把蜜枣放进嘴里,

遥想 劳动的当年

项伟

蜜枣皮上有道裂纹似的线,牙一咬,线就裂开,舌头一搅枣核就出来。那厚厚的枣肉真甜,甜似蜜。不过,吃着吃着又感觉甜腻,不好吃了。干了一个月活,天天与蜜枣打交道,后来看见蜜枣就反胃,更别提吃了。

消灭了像一座小山一样的蜜枣,我们的活也就结束了。

制棒冰

儿时夏日的午后,街上会出现一个商贩,背着大木箱,边用方木敲着木箱,边喊:白糖棒冰,三分四分。那时,家庭条件有限,棒冰也是难得吃的。没有想到,我干上了制棒冰的活。

清明后,劳动排让我去制冰车间上班。制冰车间在繁华大街上,一年四季为企业提供冰块,夏季兼营冷饮。车间人很少,一个主任,一男一女两个工人。制棒冰是季节性的活,去的都是十七八岁的青年,男青年少些,如花似玉的姑娘多些。

制冰车间,临街靠河,老式楼房,通间六楼六底。我们的天地在楼下原料室,里面有百斤重的大铁桶炼乳,精致盒装的香精。这两样东西,当时少见,感觉珍贵。还有红糖、白糖、绿豆、赤豆。一间宽大工作间,中间长方形的水池,一米高,里面放着制冰的液体,液体上漂浮着一只只铜盒子模具,是制作棒冰的。一个冷库,保持着零下二十摄氏度。还有一间休息室,是我们换衣服和吃饭的地方。

第一天上班,师傅教我们制棒冰。我先学烧糖浆,这活相对简单,按标准量器投放原料,不要烧糊了就可以。再学灌浆,一手拿勺,一手拿铜盒子模具,把糖浆倒入模具。手里的技术,糖浆量要正好淹没模具,不多不少,然后放入制冰池里。这活累,手臂频繁动作,由男青年干。然后学插棒,人人都要干的活。铜盒子在制冰池里旋转流动,待到开始结冰后,必须立即手工插棒。这时,我们的人,几乎全部扑在制冰池边,顶着池中冒出来的冷气

插棒。要求棒插得又快又直,上下恰到好处。这样棒冰到了客户手里才能被称赞,否则棒歪了或者露头少了,客户吃时会骂人。一个铜盒子有二十四支棒冰,经常来不及插棒,余下格子只能作废。最后一步,等待铜盒子冰冻结实后,从制冰池里提出来,放在水里融化,待到棒冰与铜盒子有缝隙后,就倒在工作台上。如果过度融化,这支棒冰分量不足了。学包装相对简单,用定制的油纸手工包棒冰,装入镂空的木箱子,放入冷库。24小时后可以出售,制冰车间只批发不零售。

我刚去上班时,天还比较凉快,做日班,后来做两班制,夏天是冷饮高峰期,日夜三班倒,上班披星戴月。制棒冰的过程中,我感觉最辛苦是插棒,虽然穿了厚衣服,戴了橡胶围裙,脚上是高帮长靴,但弯腰伏在制冰池边,还感觉冷。插棒也有点技术,需要几十秒完成一只盒子,假如手势过重,模具里进了制冰液体,棒冰苦,也有毒。

我们生产白糖棒冰、奶油棒冰、绿豆棒冰、赤豆棒冰,还不生产雪糕。考核采用班组计件制,工钱、夜班费和特殊工作补助费,月收入有三十多元钱,抵得上当时一个正式职工的工资。

还记得有趣的事,年轻人喜欢玩。先是玩冷库,一个人搬棒冰箱进去,外面的人,关上门,不给里面的人出来。我也被同事关过十分钟,虽披着棉大衣,呆在里面,还是冷。后是试制做雪糕,模具放了过半的炼乳,在制冰池迟迟不冻冰,不知是糖分太高,还是溶液制冰点低,反正失败了。香精,当时在我们眼里,更是稀罕的添加剂。有一天,一个女青年,看着香精有趣,在脸上抹了点,无意识地问男青年:来,闻一闻,香不香?引起大家哄堂大笑,她意识到说话产生了歧义,脸红了。

包雪糕

雪糕是糕点食品,那个年代过年时,还

是走亲访友的礼物。

食品车间有个活,包雪糕。一块长长的板,搭成像张长桌子,高高的,我们围坐在长桌旁边。大家穿着白大褂,但那时没有要求戴口罩,也没有戴手套,只要求先洗手再包装。工人师傅烘烤后,把雪糕倒在长桌上。雪糕一片片,像扑克牌一般大,五六厘米那样厚,烤得金黄,热烘烘、香喷喷。按半市斤一包标准,用印刷有品牌名称、保管方法的包装纸包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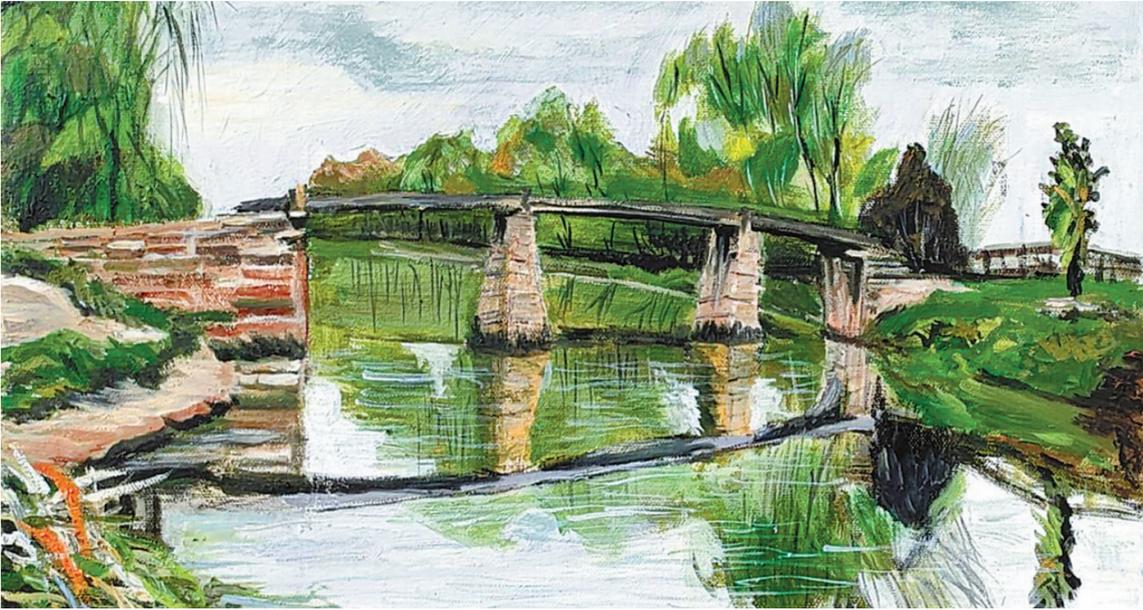
包装分三步,先把一片片雪糕叠好,然后放在盆子上称重量,再包装。开始时,动作不协调,包装纸弄得又皱又难看。后来,掌握了技巧,叠雪糕时,雪糕看上去差不多,实际手工做还是有大有小,选边角整齐的雪糕放在一起,把起棱起角的放一边。称重量时,先放15片,再添减。包装时,把包装纸按照雪糕规格大小,折叠成有棱有角,这样包装后,一包雪糕看上去似整齐的长方体,笔挺笔刮。

成熟练工后,我出了个小事故。那时,人工烘烤雪糕,操作师傅的态度与质量有关,认真的,把雪糕烘烤得又香又脆,但不焦不过火。而马虎的,要么把雪糕烘烤得焦黑,要么把雪糕烘烤得黏软。结果是,香脆的雪糕好吃,分量轻,一包可以达到17片。然而,黏软的雪糕,像米粉受潮一样,既黏牙齿,还有股酸味,分量又重,一包只有十三四片。那时年轻,心里想,客户买到好的雪糕,好吃量又多,客户买到不好的雪糕,不好吃还量少。于是,我用尺寸之柄,来个杀富济贫,每包雪糕一律包15片,像是做得很正义一样。后来同伴也有像我一样操作了。

这事被管理员知道了,怒气冲冲,对我严肃批评,说我违反操作规程。他理解为,我偷懒,少了一道称重量的程序。假如客户买回去,称重量不足怎么办?我只能责躬引咎,立即改正。

在劳动排工作一年多,尝鼎一脔,直到分配去机械厂上班,才成为一名正式劳动者。

艺境



野渡小桥
布面油画 程寅生 作

文艺评论

故乡情结与浙江写作

程士庆

编者按:日前,省委宣传部等5部门联合出台《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浙江文艺评论工作的实施意见》。为加强与文艺创作主体的良性互动,本报今起推出《文艺评论》栏目,推荐有筋骨、有温度的优秀文艺作品,观察有影响、有趣味、有热度的文化现象,以文艺评论,发浙江之声,推动文艺创作和理论建设共同发展。

我看到过一个印象极深的比喻,说是故乡之于作家,就好比无法断脐的灵魂子宫,永远割不断彼此的关联。可以说,每一位作家都有一个给予其终生创作滋养的故乡,特别是生活在鲁迅《故乡》中的浙江作家,脚下这片土地赋予了极其丰富的书写空间,展现在浙江作家笔端的已不仅仅是江南旧曾谱的风景,更多不止于青绿色彩的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作为献给浙江家乡的《故乡三部曲》开篇之作,游子归来的作家麦家以其一纸风行,脚下这片土地赋予了极其丰富的书写空间,展现在浙江作家笔端的已不仅仅是江南旧曾谱的风景,更多不止于青绿色彩的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而作作为一直生活在杭州这座城市的女作家王旭烽,竟在距她以《茶人三部曲》为浙江填补茅盾文学奖本土得主空白(此前曾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荣誉奖)的《金瓯缺》作

者徐兴业系定居上海的浙江籍作家)26年后,又在今年一开年推出与《茶人三部曲》同系列的《望江南》,成为浙江文坛引起热议的新收获。王旭烽曾经写过游记体的《走读杭州》,对杭州的风土习俗如数家珍,以致《望江南》中的杭州元素如此集中浓烈,从主人公的姓氏为“杭”,到大量杭州方言的袭用,可以算是一部文学的杭州之书。已转型成为大学教授的王旭烽谈起杭州便深情款款:杭州是写不尽的,她是一个整理思想的地方,创造美的天堂,我要终身写她。

较之王旭烽写尽了杭州物产名片,龙井茶,作家艾伟将浙江的越剧纳入了其新作《过往》视野。艾伟过往曾经是我工作过的《花城》首发,丛书作者,擅对人的情感精神世界探幽析微,《过往》依然保持了他一贯的叙述风格,讲述一位另类母亲,她是一位越剧名伶,在台上熠熠发光明理知事,台下却对子女不闻不问天性缺失。《过往》的故事发生在永城,所谓永城,谐音通甬城,就是代指艾伟大学毕业后工作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宁波,用艾伟的话说:我总觉得,一个城市需要有一个想象共同体,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个想象共同体是由文学作品的虚构来完成的。比如说绍兴和鲁迅先生笔下的S城。

要论走出书斋真正付出脚力,通过开展田野调查,书写民间传统文化的浙江作家,散文女作家苏沧桑算得上典型代表,其最新散文集《纸上》共收入了《春蚕记》《北上》《跟着戏班去流浪》《与茶》《牧蜂图》《冬酿》《船娘》七篇,均是她一线跟踪采访所得。此次苏沧桑对于她的观照对象非遗文

化传承人 and 普通劳动者,采取了贴近再贴近的近乎零距离写作姿态,她已熟知天命之年,经常是带着一大堆药,专往人迹罕至的乡野山林。对于自己痴迷般的付出,苏沧桑坦言非常值得,她说自己的创作冲动源于我对他们,江南大地上的劳动者、古老手艺的传承者越来越深入的了解而萌生的由衷敬意和爱意。

如果说高强度采访的散文写作尚属特例的话,报告文学的创作要靠大量采访便是家常便饭了,一部被称为“新时代创业史”的《中国农民城》甫一问世,便引起各方关注,报告文学作家朱晓军为此采写了上百万字的一手资料。《中国农民城》讲述了龙港由几个小渔村发展成为中国第一座农民城的真实历史,鲜活展示了浙江偏远地区的农民通过自己劳动实现共同富裕的奋斗故事,呈现了一份浙江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先行探索的文学报告。朱晓军是出生于东北的新浙江人,他毫不讳言《中国农民城》是自己最艰难的一次写作,他尽可能和作品中的人物多接触,像读一本高深莫测的书那样去读他。把这些读明白了,也就接近他的心灵了。

关注现实直击社会痛点,并不是报告文学作家的专擅,近年来不少现实主义题材的热播影视剧就是改编自浙江作家的原创作品,如媒体人出身的作家鲁引弓,他从处女作开始的每一部作品均售出影视版权且拍摄播出后屡成爆款。从他2016年底反映媒体人转型成为直播网红的《转身就走》开始,迄今我们最成功的合作就是共同谋划了包括首版《小欢喜》《小舍得》《小偏爱》及再版《小别离》在内的《中国教育四重

奏》。鲁引弓写出这几部反映中国教育各个阶段并产生了巨大社会反响的作品,绝非闭门造车的杜撰之作,而是本着一个记者的敏感和采访功力,深入到他的母校宁波镇海中学广泛接触师生家长,其中不少人成为他小说中乔英子、林磊儿和李胜利、李扬扬父子的原型。

几年前从遥远的新疆重返浙江的诗人沈苇,是浙江作家中首位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其最新出版的诗集《诗江南》是他远行三十年后为自己故乡创作的首部诗集。沈苇的家乡是位于湖州的江南小镇练市,也许因为久居地域广大的西域,他现在对充盈江南的小,更有感觉和满怀热切,认定所有具体、细腻、值得珍视的小,构成了江南之大,构成了广义的大江南。

最后,我想把笔墨留给浙江文学界的老一辈作家叶文玲,她在一场大病之后,仍然宝刀不老,笔耕不辍,创作了以被誉为“敦煌守护神”的浙江杭州人常书鸿为传主的《此生只为守敦煌·常书鸿传》,并荣获国内出版界越来越看重的2020年度中国好书,为浙江赢得了一份沉甸甸的荣誉。叶文玲是浙江玉环人,上世纪九十年代回归家乡,对故乡充满着恋深情,她曾这样描述自己的故乡情:故园是我永远凝结在心头的长梦,我能向故乡人捧出我的一颗心,足以自慰平生。

的确,这也正是浙江作家的心之所向,讲好浙江故事浙江作家没有缺席,凝聚浙江作家家国情怀的故乡书写,堪称滋味甘冽的文学中的浙江故事,无限壮阔生动的浙江大地也等待着更多的文学表达。(作者为浙江文学院院长、浙江文学馆馆长)

心香一瓣

古诗词中看劳动

程磊磊

昼耘耘田夜织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宋代诗人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其三十一》,为我们描绘了其乐融融的农村夏日生活中的劳动场景,表现了农村初夏时的紧张劳动气氛。中华民族历来就有热爱劳动的传统美德,劳动之美更是让古代文人大加赞誉,创作了不少脍炙人口的诗篇。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唐代李绅的《悯农》,生动形象地刻画出烈日当空,农民在田中辛勤劳动的情景。他的另一首《悯农》: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则突出了那个时代农民辛勤劳动获得丰收,却依然吃不饱、穿不暖、惨遭饿死的现实,读来令人慨然动容。

文人笔下劳动的不仅仅是农民,还延伸到各行各业。有赞美冶炼工人的,如唐代李白的《秋浦歌》: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有写烧瓦工人的,如宋代梅尧臣的《陶者》: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也有写渔民的,如宋代范仲淹的《江上渔者》: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诗人们希望唤起人们对民生疾苦的关注。

许多诗人不仅赞美劳动,自己也更热爱劳动。魏晋的陶渊明把农活写进诗里,譬如《归田园居》: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全诗平淡自然,清新质朴,言简意长,真挚感人,抒写了对田园生活的热爱以及享受田园劳作之乐的惬意、闲适的心情。南宋陆游在《小园四首·其一》写道:小园烟草接邻家,桑柘阴阴一径斜。卧读陶诗未终卷,又乘微雨去锄瓜。同样抒发了诗人对种桑锄瓜的田园生活的无限热爱。辛弃疾的《清平乐·村居》: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亡赖,溪头卧剥莲蓬。更是描绘出了一幅一家人其乐融融的田园生活画卷,体现了诗人对田园安宁、平静生活的羡慕与向往。

阅读一首首劳动诗,感受古人生活的艰辛和美好,可以让人更加深切地体会,生命因劳动而美丽而精彩的人生哲理。

外婆家边鼠浪湖

周海鸟

鼠浪湖,鼠浪湖,外婆家的鼠浪湖,渺渺之音,惊醒蛰伏的记忆。

鼠浪湖,形如黄鼬闲卧,得名。这座童话中的悬水小岛,在脑海中活色生香。难忘那年那月初见。

遥望,薄烟微笼,疑是巫山。轻舟为媒,和风相送,惊见黄涛拍岸,白鸥逐浪,艳阳出浴,波光粼粼,恰似一轴恢宏画卷,徐徐展开。

登渡,地势蜿蜒。无阡陌纵横,唯小巷幽深,山因青松而苍翠,岛无喧嚣而娴静。唯三两村落,择地而聚,几树昏鸦,择枝而栖。路人过,鸦飞,犬不惊。

民安居,乐业,孩童嬉戏,老者赋闲。渔人,遮阳草帽一扣,套头T恤一件,光膀子一甩,渔歌号子此起彼伏,渔嫂,一身红袄黑裤,青丝盘后,一方头巾,一张俏脸若隐若现,一把梭子,一把网刀,飞针走线,一双巧手,轻如燕,幻似蝶,直瞅得你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拾级而上,渔家,楼不闭户,院不落锁,足见民风淳朴。院墙内外,栀子方衰,蔷薇始兴,凤仙正红,橘子才成米粒果。院落或曲径生幽,或有洞天,各有千秋。小径无一例外用鹅卵石铺设,或随意成趣,或精心布图。

九曲八折后,外婆家赫然在前。登堂入室,香味扑鼻而来。岛民好客,餐桌之上,足显情。菜式淳朴,自然烹就。席上鱼占鳌头,海鲜争宠,禽蛋作陪,蔬菜甘拜下风。螺青、蟹红、带鱼白、蛋黄、葱香、萝卜爽。真谓色、香、鲜、味俱全了。此番美食若问出处,临渊垂钓,上礁采撷,下海捕捞,深耕细作,而得。一番大快朵颐,饭饱,表哥便领我至树下,乘凉,戏水,抓蝴蝶。这是一棵有年份的树,虬枝已腐,主干雷劈成空巢,然,梢间依然嫩叶葱葱,欣欣向荣。

夜宿,适逢春未夏初,不温不火。或倚栏听涛,或闲摇蒲扇,或忙扑流萤,或仰望繁星,或俯视渔火点点,缀于夜幕。啜一口冰凉的汽水,就一块沾着海腥的鱼鲞,把日子过得风轻云淡。夜渐浓,露已深,朗月照无眠,不知天上宫阙,此时亦无眠?

晨起,旭日喷薄,染云霞为锦,绣海天成画。踏足山野,草尖盈露,花儿含芳,清气挟丝丝韵味,猛吸一口,沁人心脾。

海边人家,自是少不了有一番弄海的情趣。午时,趁人不备,表哥借我,三五成群,结伴成行。海礁之上,藤壶遍布,海藻招摇,海螺绝处却难逢生。潮涨潮落,黄涛澎湃,水花溅,此时少年,初生牛犊不畏虎啸,淡定逗蟹,沉着捉螺。折几根树枝,一阵猛戳,一阵狂追,吓得蟹跑了胆,举着大钳,缴了械,慌得鱼左右难分,仓皇逃命。北冥有大鱼,虽为鲲,亦困水塘,难以化鹏。此是胜者心得。疯完,各执竹竿一支,垂丝为线,上虫为饵,不言不语,恐惊鱼,静等愿者上钩。待斜阳西照,沐一身余辉,心满意足踏上归途。

时光荏苒,一切犹如镜像,变得遥不可及,只有开封后的记忆如此鲜活。

鼠浪湖,鼠浪湖,外婆家的鼠浪湖,渺渺之音,渐行,渐远。